



偏岩古镇的古与新

□张春燕

一个别致的名字，一片特别的风景，一些鲜活的场景，让你流连于这个小巧、古朴、雅致，又很接地气、现代感满满的古镇。

古镇的北边，有倾斜高耸、悬空陡峭的岩壁，神奇，吸睛，它因此得到一个生动形象的名字——偏岩古镇。

作为重庆市政府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镇，偏岩古镇曾经是重庆通往华蓥古道的一座工商重镇。昔日，这里商贾云集，贸易繁荣，声名远播。虽经数百年的时代变迁，其古旧的建筑、古老的景点、古雅的韵致、古朴的民俗依然很好地留存下来，但它又不乏新鲜现代、活力四射的生活。古与新相互渗透，完美融合，演绎出一曲古今相应、动静相宜、旋律相谐的优美乐章。

这里有宏大、开阔、很有气势的古戏楼。以喜庆热烈的红色为主色调，上层是演出间，有帘幕重重的大戏台和宽阔气派的虎度门，四周梁柱上饰以雕刻精美的瑞鹤祥云、人物花草；下层是服务间，用于化妆，更衣，存放衣物、器乐、道具、布景等等。相传，在偏岩古镇最兴盛的时候，客商、乡人、旅客云集于此，看戏娱乐，热闹非凡。

望着虽历经岁月风尘席卷仍有帝王不凡气象的古戏楼，你会痴想：在这儿，上演过多少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传奇、爱情悲喜剧与市井故事？又有多少人带着各自的才能和迥异的心境，在楼上楼下奔走往来，耗尽热情与生命？

戏楼对面，是始建于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、为纪念大禹入川所建的禹王庙。纵向穿斗大堂式建筑，黛瓦粉墙，朱红门柱，庄重朴素。寄托了地处黑水滩河边、无数次亲见河水变脸、饱经水患的偏岩人，对治水英雄的怀念和对雨顺天安的向往。

端蒙书院，又名玉屏书院，矗立在古镇老街的半山坡上，朱门青瓦，绿树掩映，梯层直上，气象端肃。书院取名“端蒙”，意在希望就读的学子品行端正，注重道德培养。其校训为“留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”，这也是对“端蒙”这一办学理念的解释。

还有大红灯笼、雕镂花窗的古老客栈；千百年中往来商贾、八方乡民反复踩踏的古老石桥，荟萃了巴渝民间匠人特点和优势、流传至今的古老工艺，以及传承至今、广受欢迎的民间艺术，如打连响、山歌会、秧歌舞等民间艺术……

古镇上古树众多，其中最多、最有气势、最吸引人的是黄葛树。它们以昂扬又敦厚的姿态，装点着古镇，护卫着古镇，给古镇增添了盎然绿意与浓浓幽情。

在偏岩，还有位于鸳鸯桥头的两棵200多年的夫妻树，它们同样是黄葛树。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古镇的先人们在黑水滩河支流与干流交汇处，修建起鸳鸯桥。为保护和装点桥梁，他们在南北桥头各栽了一棵黄葛树。经年累月后，两棵相守相望的树越长越近，树根在桥底缠绕，树枝在空中相交，相互依偎，紧紧拥抱。如今，这两棵树依然以甜蜜深情又持久相依的姿态，延续平淡相守的朴素美好，书写悠长恬静的古镇爱情。

偏岩古镇，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据点。从1926年开始，就有党组织的宣传发动、武装斗争在此如火如荼地开展。它还是重庆地



偏岩古镇

下党组织到华蓥山游击队秘密通道的重要一站，也是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。小说《红岩》中，“双枪老太婆”和华蓥山游击队的动人故事，许多都能在这儿找到痕迹。红色根据地这一重要标志，为古镇增添了灵动的色彩、雄奇的魅力。近几年，先后有央视《023档案》《岸》剧组、《消逝的星星》剧组、央视《旅行家》栏目等来此拍摄影视作品，央视新闻频道还制作了《走进偏岩》专题报道。

虽然名字里有一个“偏”字，但偏岩古镇并不偏远，更不偏狭。涨水季节的黑水滩河里，飘荡着色彩鲜艳、轻捷方便的气垫船，人们在此游玩冲浪，快乐酣畅；这里既有传统美食、古老习俗，也有网红咖啡、热卖奶茶、新潮服饰……

那日，与几个亲戚在偏岩古镇寻了一临河饭馆，沐初夏雨后清新的河风，看清凌凌的河水、绿油油的树木，还有着鲜艳服装的游人，以及沿河客栈、高大树木、旖旎行人在水中那姿态万千、色彩斑斓的倒影，看一群群小鱼在激湍水波中、在形态各异的石头间欢快游弋，吃着麻辣鲜香的豆花、土鳝鱼等小镇美食，陶渊明那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感觉，就从河里、从

盘子里升起来，在心中、在河两岸荡漾开。

黑水滩河上，有三座石桥连接两岸，石桥两边都有葱葱郁郁的黄葛树相守相牵。最有特色的是位于古镇中间的跳墩石桥，一字排开的桥墩大小均匀，人走上去有点儿小担心，有点儿小惊险，更多的是小快乐。有撑大红油纸伞的女孩，在跳墩石桥上一步一颤地悠悠行走，飘逸轻盈，其倩影倒映水中，恍如一个穿越几百年的幻梦。那古风古韵、那思古幽情，就在河两岸、在所有人关于古镇的回忆、观察和想象中，飘飘荡荡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万盛八面山寨子门探幽

□陈劲

初夏，暖阳普照，心情变得舒坦，几位好友相约去万盛八面山寨子门探幽。

八面山寨子门，位于万东镇榜上村八面山腰，毗邻交通要道渝湘公路，正前方是万盛工业园区，山下为日夜奔流的孝子河水，万盛至重庆铁路也从此越过。

途中遇一七旬老人，他说：“山叫罗汉山，寨叫寨子门，寨子干什么用，我不太清楚。”老人很干脆地回答，不觉增加了寨子门的神秘感。

万盛现存的山寨，如南桐保营寨、腰子口天全寨等，当年先民们为了躲避战乱，在地势险要处修建石寨，以防不测。据说石达开一部人马攻打天全寨，久攻不下，死伤惨重，士兵的血把山下水田都染红了，可见天全寨不是一般的险要。那么，今天要探寻的寨子门又如何呢？

“到了！”山寨大门不偏不倚，修在城墙正中，给人宽大重实之感。寨门高、宽各两米有余，进门左上方石墙有个凹处，约十厘米深。

城墙高三米以上，用一块块方正厚重的黄褐色条石堆砌而成，条石之间有泥浆粘合，无缝隙，十分紧密。昨日城墙，已物是人非，那空中纷纷散乱坠落的黄沙仿佛在诉说前尘往事，带不尽后人的思绪，让人凭空增添几多遐想、几多感慨、几多惆怅。由于城墙建在凸形山顶，三面是悬崖，呈收束状，从整体上看，有几分雄姿。

进了山寨，一眼望去，里面不是丛生的杂草，就是一排排绿油油的茶树，只有四周那长在三合土上绿油油的青苔，告诉我们这里曾是山寨的城墙。

“快来看，原来这边还有道门。”一好友喊道。这道门可能是寨子门的后门，比前门高大些，也是用方正厚重的条石堆砌而成。门外是一片茂密的竹林，其间有条小道，已被多层竹叶覆盖，不远处水声潺潺。我们推测，平时通过这道门到山间取水，由于有竹林遮掩，一般不会被发现；一旦前门失守，人们就从这道门撤离。“前人充分利用地形，布置得很周全。”我们赞叹道。

寨子门的制高点在哪里？顺着四周的青苔往上看，制高点还有200米，上面也是一片茶山。

我们在草丛中穿行，七拐八弯来到了制高点。站在上面，我们可将寨子门里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，视野还可触及八面山顶、万盛城区，还有巍峨连绵的大黑山……寨子门整体呈驼峰形，前低中洼后高，长约300米，最宽处约50米，最窄处不到20米。如果以建在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运动计算，距今已150年；如果从明朝万历年间杨应龙叛乱事件时建立起算，至今有400余年的历史。

下得山来，回首仰望，罗汉山果如其名，像一尊笑面罗汉坐拥八面山坡，笑看远山云烟，任凭山下车来人往，河水奔流。镶嵌其上的寨子门，虽已斑驳沧桑，但风采依然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档案馆）

穿行龙门浩老街

□赵瑜

“半城山水一条路”，南山、长江、南滨路，在龙门浩老街眺望，都一目了然。

遥想900多年前，北宋嘉佑年间，苏氏三父子来到这个江边，惊见长江主流南岸段一条顺江巨大石梁被巧夺天工般劈开，可容船只进出，苏轼叹大自然美景，就把岸边村落江口村取名“龙门浩”。王尔鉴，清雍正八年进士，巴县知县，修成《巴县志》。老巴渝十二景由他评出。关于“龙门浩月”，他写下诗篇：石破天开处，龙行俨禹门，魄生明月窟，光自耀云根。

龙门浩老街，就这样在耀眼的月光下，等待着我。

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·约翰·立德乐于1898年驾驶10吨小轮船“利川”号来到了这里。他不知道他会成为一位改变重庆历史的人，重庆就此被迫开埠。70多年前，这里使馆云集，其中原意大利大使馆、原美国大使馆临时办公楼、原美国使馆酒吧、原美国使馆武官别墅群、原比利时大使馆等就落户在龙门浩，这里成为抗战时期重庆重要的外事机构驻地及其活动区域。舶来的西方文明，改变着这里的生活气息。据说，满腹才华的于右任先生，1940年来这里视察抗战办学情况，曾为多家餐馆取名挥毫……围观者无不称道。美食、文化、名流的雅聚，好像热热闹闹，但背后却是西方列强的入侵：商品倾销、原料榨取，民生多艰。开埠史是国人的血泪史、屈辱史，正是那时，重庆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，他们在夹缝中奋起抗争，兴办实业来抵御列强的经济入侵。

火热的夏夜，我又来到了龙门浩老街。百年风霜，岁月荏苒，曾几何时，名声大噪的使馆、洋行、别墅建筑，在岁月的风沙中褪去了昔日的光华，但又焕发了新生。老街有18栋优秀历史文物建筑，据说修缮用了160余万块老青砖、40余万片老瓦、3万余吨砂岩条石。青砖黛瓦、旧街灰墙，青石甬道、烟雨骑楼，一条石板街，百年开埠史，随意走到一栋建筑，可以瞬间穿越回到1891年。

我在老街穿行，看砖墙漏间人声低语，音乐悠扬。

纵然多了商业气息，代代生活的凡人温情仍然在流淌。有书院，前庭后院，古树苍天，好友谈笑，捧书品茗，悟时间的禅意；有民宿，灰砖白墙，素瓦青檐；有咖啡馆，享受精酿啤酒及西餐，遥看长江岸头的璀璨与繁华。老建筑伴随着老街新生了——我抚了抚雕花木门上铭刻的历史，听一段围墙天井里流芳的故事。

我在老街穿行，感受历史文脉与都市时尚文化的交融。苏东坡如果现在来到这儿，会不会突发灵感写下千古名句，或者发明一道美食。老街不老，什么都鲜活起来了。依山而建的老街是鲜活的，滚滚长江是鲜活的，穿着汉服打卡游玩的小青年们的笑脸也是美丽的。无论是逛古街、寻美食，还是潮店小聚、音乐节狂欢或者各种聚会，老街格外包容。外地人喜欢到轻轨六号线穿桥处拍照发朋友圈，本地客更喜欢步入书院泡冲一壶香茗。而华灯初上，看轨道上天入地、索道凌空飞渡、游船横渡长江，车船流光、浪卷金花，老街夜游，如梦似幻。

我在几百年历史的老街穿行，东坡居士眼中的江口村已经蝶变。蝶变成为重庆的旅游地标，呈现着大都市的美丽与活力，流淌着近千年的文脉芬芳。月光仍然细碎地洒在龙门浩老街上，我心生欢喜，夏日的浮躁与不安被这份宁静一扫而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岸区文联）

